

凌虚

与桃花坞木刻年画

袁成亮



早就听说在古城苏州住着一位人称“金鱼王”的画家凌虚,此次登门造访自然也是冲着他的“金鱼”而来。然而,在短暂的采访之后,我不由得将笔锋转向了他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因为他艺术创作的源头,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坎坷人生无不与桃花坞木刻年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自明代开始即广泛流传,与天津



《集体有余》

桃花坞木版年画 凌虚作

1963年创作,曾为1963年第13期《儿童时代》封面画刊印。

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民间年画而享誉世界。凌虚家乡浙江湖州是江南著名的丝绸之府,也是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每逢养蚕节、端午节、过新年,家家都要贴上一、二幅“逼鼠蚕猫”、“龙

船”、“钟馗”、“门神”之类的年画以求平安祥和。凌虚自幼就喜欢绘画,这些民间年画自然就成了他临摹的对象,成为他此后漫漫艺术之路的源头。

尽管凌虚四、五岁即开始学画,且聪颖过人,被乡邻称为“小神童”,但他走上这条艺术之路却经历了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与艰辛。八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家道由此中落,为生计所迫,尚未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凌虚先后做过学徒工,当过小和尚、学过中医、干过教师、广告绘画员,直到1939年考取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才算正式踏上了专业美术之路。尽管凌虚学的是国画,但年画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凌虚参加了土改工作队,这使他有深入农村生活,接触了大量民间艺术,为他的年画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土改归来,凌虚创作了《爱国丰产多种棉花》、《飞机灭蝗虫》、《陈永康互助组向全国农民挑战》等许许多多反映



《各族人民大团结》

桃花坞木版年画 凌虚作



《拱福齐天》

桃花坞木版年画 凌虚作

该画入选日本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中国苏州年画展”，刊印于“中国苏州年画”专集，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获年画优秀奖。

农村生活，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年画，深受老百姓喜爱。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聘请他为年画组特邀作者，浙江美术学院也慕名请他去当国画、人物画教师。正当凌虚准备动身前往杭州时，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身为农工党党员的凌虚因其浙江美院教画的介绍人朱金楼被划为右派，自然也难逃厄运，被组织上内定为右派，去浙江美院的事也因此告吹，他的作品也无人再敢问津，这对依靠稿费度日的凌虚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正当他为全家生计发愁时，组织上一纸命令将他遣往苏州接受思想再教育。

1958年，凌虚从大上海

来到小苏州，成为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一名成员。自幼受到桃花坞木刻年画熏陶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成了“桃花坞人”，那份激动真是难以言表。“桃花坞里好作画”，他全然忘记了自



《姑苏城外寒山寺》

桃花坞木版年画 凌虚作

该画入选全国美展第二届展览，(1962年)曾刊印于各地报刊。

己还是一名被改造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的挖掘、整理、创作与研究。这一时期也是凌虚桃花坞木刻年画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创作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姑苏城外寒山寺》、《共福齐天》、《集体有

余》等作品享誉海内外。他的年画创作既继承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传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创作的《新姑苏玄妙观》以玄妙观前三清殿为主体，以葱郁的树木为陪衬，把各种人物活动穿插在各个支点上，形成一个多样统一的格局，使整个画面显得繁而不乱，层次分明，有较强的纵深感，充分显示了作者不凡的年画艺术功底，受到海内外广泛赞誉。香港《新晚报》还以“推荐一幅世界闻名的木版年画”为标题对该画作作了专题介绍。

尽管凌虚在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研究与创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只是隶属于轻工业局一家“重生产，轻创作”的手工作坊，而并非像他所想的那样是一个研究创作机构，单位的某



《新姑苏玄妙观》

桃花坞木版年画 凌虚作

该画入选江苏美术馆举办桃花坞木版年画展，刊登国内外报刊多次。

些领导无视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传统地方特色,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复制水印木刻或翻刻市面上出售的胶板年画上,甚至为了图一时的经济效益而大量生产冥钞等封建迷信的东西,所有这些都使凌虚这位酷爱年画的艺术家感到心痛不已。一次他在年画社转悠时,看到一位小青年正用凿子在一块旧木板上凿着什么。他走近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不是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代表作《和气致祥》的古版吗?“住手!快住手!”看到古版上被凿坏的印痕,像是母亲看见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一般,凌虚发疯一般扑了上去。凌虚这种不顾一切的举动使小青年一时楞住了。“凌虚,你要干什么?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一个“内定右派”竟敢如此猖狂。在一旁的单位领导见状不由得火冒三丈,对凌虚大声吼道。“这是《和气致祥》的绝版哪,毁了就再也没有了!”凌虚大声呼号。而那位小青年仗着领导的支持,猛地推开凌虚再一次举起了凿刀。眼睁睁地看着那块珍贵的古版在顷刻间化为朽木,凌虚心中一阵阵发痛,仿佛那凿子不是凿在古版上而是凿在他心上。

“我不能让桃花坞木刻年画毁坏在这帮人的手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凌虚再也不能坐视下去了。他随即赶往市工艺局汇报情况,并提笔向市、省、中央文化部门写了一份2万余字的报告,呼吁有关

部门出面拯救这门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在那个年代有一个不成文的“框框”,即反对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就在此事发生后不久,凌虚的头上又多了一项“反党份子”的帽子,随后又被下放到“社会主义学院(五·七干校)”,苏州刺绣厂进行劳动改造。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凌虚和桃花坞木刻年画漫长厄运的一个开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凌虚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迫害,他的肋骨被造反派打断三根,右手在一次劳动改造中骨折(此后只能以左手写字作画)。单是为了查抄那份两万字报告的底稿,他的家就被抄四次。他心爱的桃花坞木刻年画也被判为“四旧”而遭到无情地摧残,桃花坞木刻年画社被撤销了,前人留下的数千块古版片也被丢弃在苏州红木雕刻厂露天场院,雨淋日晒达十年之久。他数十年苦心研究、撰写的桃花坞木刻年画书稿、图书资料以及收藏的全国十四个省、一千余幅民间古版年画也被造反派付之一炬。所有这一切都使凌虚心疼欲碎,他在痛苦中祈盼着,等待着……。

“四人帮”被粉碎后,桃花坞木刻年画又重见天日。1979年,当被“解放”的凌虚在那红木雕刻厂露天场院古版堆里拨弄了半天,连一块完整的古版片都找不出来时,不由得老泪纵横。痛心之余,他举起相机,摄下了几张古版残片,也凝固了那一段令人心酸的历

史。为了抢救桃花坞木刻年画这朵古老的民间艺术奇葩,凌虚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对桃花坞木刻年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上,先后出版了《桃花坞木刻年画技艺资料集》、《吴文化史丛书·桃花坞木刻年画及民间美术卷》、《中国古版画纵横谈》等著作,并发表了许多有关桃花坞木刻年画的文章。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王绰博士和原苏联民间艺术家阿历山大·科列斯尼科夫称他是“桃花坞木版年画研究专家”。199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新闻出版署、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向凌虚颁发“年画工作荣誉奖”以表彰他在年画创作及研究方面长期的和突出的贡献,全国受此殊荣的仅有四人。在荣誉面前,凌虚并没有显出丝毫的松懈。他指着客厅里那块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的“中国桃花坞木版年画研究中心”牌子对我说:“桃花坞木刻年画在文革中遭到很大摧残,像我这样的年画老艺人大都过世了,剩下的也只一、二人,抢救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培养新一代年画研究创作人员是我应尽的责任,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那神情仿佛恨不得时光再倒回个二、三十年!

惟愿老艺术家的宿愿得偿,祈盼桃花经雨香犹在,桃花坞木刻年画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责任编辑 刘红梅)